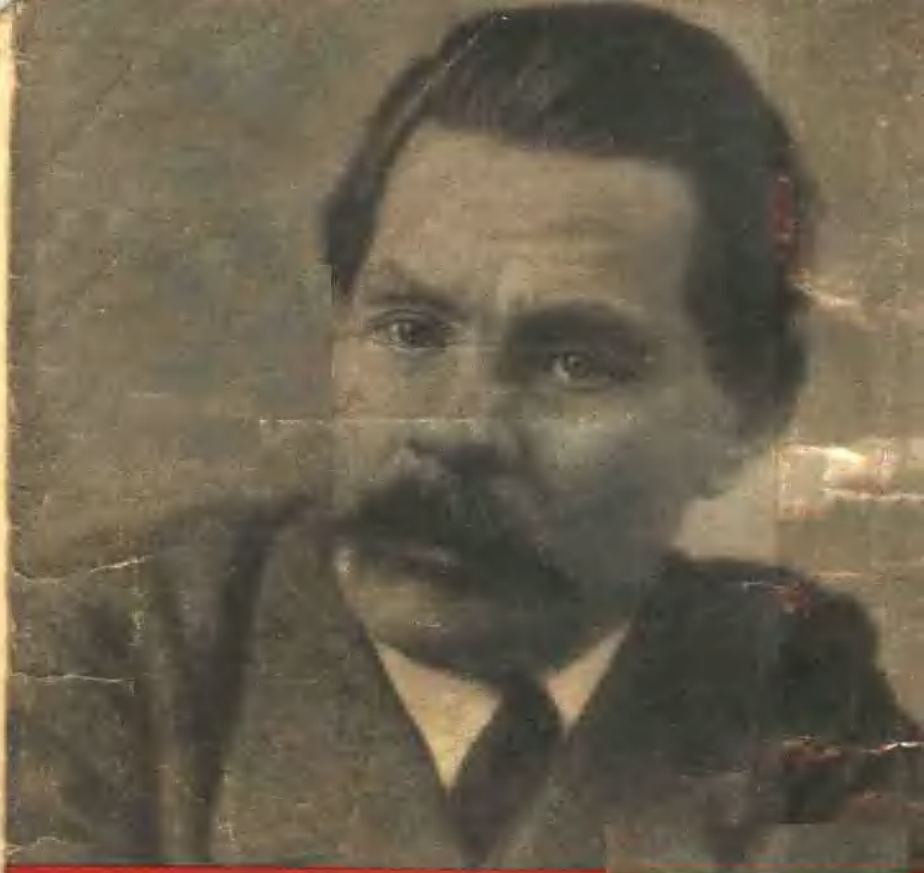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大學

高爾基著 胡明譯

光明書局出版

我的大學

高爾基著
胡明譯

光明書局出版

М. ГОРЬКИЙ
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根據 АКАДЕМІА МОСКВА-ЛЕНИНГРАД 1937 年
版譯出，В. А. ДЕХТЕРЕВ 所作插圖係據同書複製。

本書前由光華出版社出版，該社結束後，譯者移
交我店出版，共印刷 16000 冊。最近譯者根據 М.
ГОРЬКИЙ: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. 13
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校訂重排，

我 的 大 學

著 者 高 爾 基

譯 者 胡 明

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

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
印 刷 者 大 亞 印 書 館

一九五三年二月校訂初版 定價 8,000 元

一九五三年十月四 版 30,001—40,000 冊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C 三一號

我就這樣進喀山大學去學習了，的確是如此。

中學生耶孚倫諾夫指點了我進大學的念頭，他是一個和藹的青年，有著女人般嫵媚的眼睛的美男子。他住在我一幢屋裏的棚樓上，時常看見我手不釋卷，這使他很高興，我們彼此認識了，不久，

耶孚倫諾夫就開始說服我，要我相信我具有「研究科學的特殊才能」。

「您賦有為科學服務的天性。」他說這句話的時候，美麗地搖蕩着他的鬢一樣的長頭髮。

我那時還不知道家兔般的角色能够為科學服務，然而，耶孚倫諾夫却這樣美滿地對我證明了：大學正是需要像我這樣的青年。自然，這驚動了米哈依爾·羅蒙諾索夫的影子。耶孚倫諾夫說過，到喀山去，我好住在他家裏，過了秋天和冬天，我就可以修畢中學的課程，「馬馬虎虎」考試一下，——他並且這樣說過，——「馬馬虎虎」大學就會給我官費，五年以後，我就會成爲一個「學者」。一切都

是很簡單的，因為耶孚倫諾夫只有十九歲，並且他懷着一顆善良的心。

他考試以後就走了，過了兩個星期，我也跟着他出發了。

外祖母替我送行的時候這樣勸告我：

「你不要對人發脾氣，你總是發脾氣，嚴肅地並傲慢地生活着！這是你外祖父傳給你的，可是，他，你外祖父怎麼了？活着，活着，變成了傻子，走出去了，他是一個苦命的老人呵。你有一點要記着：不是上帝在裁判着人們，這是對魔鬼諛媚的！唔，別了……」

她從褐色的、瘦削的頰上，拭去了乾枯的眼淚，又說：

「我們見面的時候不多了，你就要開船了，是一個留不住的人，跑得很遠了，而我呢？快要死了……」

最後的一刻，我離開了這位慈愛的老人，甚至很少望她一下，可是，這時我突然痛苦地感到：無論什麼時候，我再也不能會見這樣親切地、這樣慈愛地接近我的人。

我站在輪船尾上，眺望着她在那裏做什麼，看見她站在碼頭邊緣，一隻手在畫十字，別隻手用破舊的披巾的末端，在面上揩拭因對人類永不磨滅的愛而充滿了光輝的朦朧的眼睛。

我就這樣住在一個半羅式的城裏，住在一層房屋的窄狹的宿舍裏。這幢小屋子孤獨地屹立在小小的山丘上，座落在一條狹隘而且窮苦的街道的盡頭，牠的一面牆對着火燒了的空場，這個空場上稠

密地長滿了雜草；在苦艾、牛蒡、馬鬱菜中，在接骨木叢中，隆起着一幢倒塌了的磚造的房子的瓦礫堆，在這個瓦礫堆下，有一個闊大的地窖，一些沒有家的野狗們，在這裏生生死死。這個地窖很值得我紀念，他是我的大學之一。

耶乎倫諾夫的一家——母親和兩個兒子，靠貧民救濟費生活着。在初來的幾天我就看出來了：這個矮小而蒼白的寡婦，當她由市場回來，把買來的東西解開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的時候，她是帶着怎樣的悲劇般的哀感來解決困難的任務：即令把自己撇開，這小小的一塊填肉，怎樣能够做成足夠三個健康青年吃的好食料呢？

她是沉默寡言的；在她的灰色的眼睛裏，凝結着用盡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的馬一樣絕望的並馴良的固執；當馬拖貨車上山的時候，明知拖不上去，却仍然望上拖！

我到這裏三日後，那天早晨，當小孩們還在睡覺的時候，我在廚房裏幫助她洗菜，她輕聲地並小心地問我：

「您爲什麼到這裏來？」

「進大學去學習。」

她的眉毛，壁上爬得和額上的黃皮膚皺到一起了，她把刀切傷了自己的手指，流着血，坐到了椅子上，可是，她馬上又跳起來說：

「呵，魔鬼……」

她用手帕裹好了切傷的手指以後，對我誇獎道：

「您很會洗馬鈴薯。」

唔，還能不能嗎！我於是把我在輪船上服務的情形告訴了她。她又問：

「您以為這就足夠進大學嗎？」

那時我不大懂得幽默。我把她所提出的問題看得很認真，並且告訴她活動的程序，在這種活動程序的末了，科學聖殿的門就當然會對我打開着。

她嘆息着：

「唉，尼古拉，尼古拉……」

在這一瞬間，他却走進廚房來洗臉了，他是剛剛睡醒的、頭髮亂蓬蓬的、和平時一樣快活的。

「媽媽做肉餃子吃好吧！」

「對，好的。」母親同意了。

我希望誇耀一下我的烹飪術的知識，就說：要做餃子，這些肉太壞，並且也太少。

華爾華拉·伊凡諾夫娜即刻就生氣了，對着我說了幾句這樣有力的話：使我的兩耳充滿了血，並且向上豎起來了。她把一扎紅蘿蔔拋在桌子上，就從廚房裏走出去了，尼古拉却對我丟了一個眼色，

用這樣的話來說明她的舉動：

『沒有精神……』

他在板凳上坐下並且告訴我，一般說來，女人都要比男人更神經過敏些，這是她們的天性，這是被一位飽學的學者——好像是瑞士人——不容爭辯地證明了的。英國人約翰·司徒爾特·穆勒，也說過一些關於這種道理的話。

尼古拉很喜歡指教我，他利用每個方便的機會，把某些必要的、缺少它就不能生存的東西，灌進我的腦子裏，我貪婪地聽他的指教，以後，我把佛科、拉羅士佛科、拿羅士渣克倫三個人混成了一個人，我記不清楚這兩個人是誰砍了誰的腦袋：是拉伐齊砍了鳩模利的腦袋呢？或相反地是鳩模利砍了拉伐齊的腦袋呢？這位光榮的青年誠心誠意地希望『使我成人』，他確信地對我應允了這事，但他沒有時間及使我認真研究的一切其他的條件。青年時代的利己主義和輕率，不容許他看到母親費盡怎樣緊張的體力和心機來處理家務，他的兄弟，是一個憂鬱的、沉默的中學生，更少感覺到這一點。而我呢，很早就異常清楚地知道廚房經濟和化學的複雜手法，我明白地看出了這個女人的巧妙，她每天不得不欺騙自己兩個兒子的肚皮，來養活一個有落可憎的面目和醜惡的態度的沉迷青年。自然，分給我的每一小片麵包，都像石頭一樣壓着我的靈魂。我開始去尋找些什麼工作做。從早晨我就離開了家，爲着是不吃中飯，天氣惡劣的時候，我就在空場上、地窖裏盤桓着。在這個嗅着死貓和死狗的臭氣的

地方，在狂風驟雨的喧聲下，我很快就看清楚了，大學是一個幻想，我到波斯去也許是更聰明的辦法。我也就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白鬚的魔法師，他發見了一種方法，能够培植出來和蘋果一樣大的穀子、按普特計算重量的馬鈴薯，並且一般想出了不少的對於大地有利的辦法，在大地上，這樣魔鬼餓困難地度過的不僅是我一個人。

我已經學會了幻想非常的事件和偉大的勳業。在生活困難的日子，這對我很有幫助，而且因為這樣的日子是很多的，我也就更加熟習了幻想。我不等待外來的救助，也不期望幸運，但在我的身上，漸漸地發展了意志的固執，生活條件越困難，我就覺得自己越堅定，甚至覺得自己越聰明。我很早就瞭解，人是反抗他四周的環境而創造出來的。

爲着不挨餓，我走到伏爾加河去，走到碼頭上去，在這裏，容易賺到十五個至二十個戈比。這個地方，在碼頭夫、流浪人、騙子手中間，我覺得自己是一塊插在白熱化的煤炭裏的生鐵，每天都使我充滿了許多尖銳的、刺激的印象。在這個地方，許多赤裸裸地食婪的人們、生性粗野的人們，在我的面前如同旋風一樣旋轉着，我喜歡他們對生活的怨恨，我喜歡他們對世界上的一切都採取嘲笑地敵視的態度，我也喜歡他們對自己本身毫不關心的態度。我直接遭歷的一切，把我拖去接近了這些人，同時惹起了我的一種希望，就是浸沉在他們這種辛辣的社層中去。我讀過了伯列特·加爾特的和許許多多「俗流的」小說；更加激起了我對這種社層的同情。

以小偷做職業的巴式庚，以前是一個師範學院的學生，是遭到了殘酷的損害的肺病患者，他巧言善辯地教導我：

『你怎麼像大姑娘一樣，想風流一下，又怕壞了名聲呢！對於閨女，名聲是她的全部資產，但對於你，卻不過是一張枷吧了。牛有好的名聲，牠仍要用乾草塞飽肚子呀！』

巴式庚的帶點紅色的頭髮，剃得像戲子一樣，矮小身體的輕巧運動，使人聯想着小貓。他指教我，保護我，並且我看出來了，他誠心誠意地希望我有所成就和獲得幸福。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讀過不少很好的書，他最喜歡讀盲特·克利斯托伯爵：

『在這部書裏，既有目的，又有中心。』他這樣說過。

他愛女人，並且津津有味地、興高彩烈地談着她們，這時，他的被損傷了的身體中也起着某種痙攣；在這種痙攣裏，有些病態的東西，牠激起了我的嫌惡的感覺，但我依然聚精會神地聽着他的談話，覺得他的這些話都是很美妙的。

『婆娘，婆娘！』他高喊着，他臉上的黃色皮膚湧起着紅潮，昏暗的眼睛裏閃耀着狂歡。『爲着婆娘我無論什麼地方都願去。對待婆娘，如同對待魔鬼一樣，是沒有罪孽的！想不出有比戀愛的更好的事情！』

他是一個有天才的小說家，毫不費力地就替妓女們編了一些悲嘆不幸的情愛的令人感動的歌曲，

他編的歌曲，在伏爾加河所有的各城市裏都歌唱着，他的這些歌曲裏，流行得最廣泛的是下述的一首：

我不漂亮而且貧窮，

衣服也穿得破爛不堪，

因此誰也不願

娶我這樣的姑娘……

一個行動詭祕的人特魯索夫待我很好，他是愛修飾的，穿得很漂亮，有着和音樂家一樣纖細的手指。他在亞德米拉特村有一間小店，掛着「鐘錶修理匠」的招牌，却是在銷售賊贓。

「白式科夫，你對於小偷的法門還沒有學會吧！」他這樣對我說，同時莊嚴地撫摸着自己的斑白鬚髮，而且對我擠了一下奸猾並狂妄的眼色。「我看出來了；你有着別一條道路，你是一個有靈性的人。」

「有靈性的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噯，在他身上，對無論什麼事物都沒有嫉妬，只有好奇……」

這，就對我的關係說來，是不正確的，我對許許多多的事物都懷着嫉妬；在這裏面，巴式庚用那種有着出人意外的比喻和圓轉的話頭的、和詩一樣的特別音調來說話的才能，就激起了我的嫉妬。我

想起來了他的一樁戀愛故事的開頭的幾句：

「一個雲疊頭多的夜晚，我如同貓頭鷹躲在樹洞裏一樣，坐在貧窮的城市斯維耶斯克的旅館裏，這正是秋天，十月，在懶懶地下着雨，颳着風，好像被侮辱了的韃靼人在拖聲拖氣地唱着歌；這是一首無窮盡的歌：奧——奧——奧——烏——烏——烏……」

……這是她來了，她是輕巧的、薔薇般的，如同日出時候的雲霞一樣，而在眼睛裏，却顯着騙人的靈魂純潔。她用誠懇的聲調說：「親愛的，我對你是沒有罪過的。」我明知這是一種虛偽，却相信牠是一種真誠！我的理智知道得很肯定，我的內心決不相信！」

講述時，他有節奏地擺動着身體，閉着眼睛，並且常常用柔軟的手勢觸及自己對着心臟的胸部。他的聲調是低細的、模糊的，但他的話却是鮮明的，牠們裏面有什麼像鴛一樣的東西在歌唱着。我姨姑特魯索夫，這個人妙趣無窮地談着西伯利亞、核甫、布哈爾，開玩笑地並且很惡意地談着主教們的生活，而且有一次神祕地說到俄皇亞歷山大三世：

「這位皇帝也是這一道的能手呵！」

我覺得特魯索夫是那些「惡人」中的一個，他們在故事的末了，却會出乎讀者的意料以外，而成為胸襟偉大的英雄。

有時候，在蒸熱的夜晚，這些人們渡過喀山小河去，坐在草原上、叢林中，喝着，吃着，談着自

己的事情，而且常常談着複雜的生活，談着異樣紛亂的人的關係，關於女人更加談得特別多。談着這些事物的時候，他們憤恨、悲痛，有時候更悲感交集，幾乎時常有着這樣的感覺：彷彿是在凝視着黑暗，凝視着十分不堪忍耐的意外事故。在有着閃耀的繁星的昏暗的天空下，在蒸熱的窪地裏，在稠密地繁茂的柳叢裏，我和他們住了兩三夜。黑暗中，在靠近伏爾加河的濕地上，船檣上的燈火，好像金蜘蛛向各方面爬動着，在許多黑黝黝的山邊，散佈着火の球塊和脈絡，這是富有的烏斯朗村的酒食店和住宅的窗戶在發着光。汽船在低聲地鼓輪破浪，水手們和狼一樣對板船上的商隊吼叫着，有個地方在用錘打鐵，哀愁地拖聲拖氣地唱着歌：「誰的靈魂在靜悄悄地朽腐着」，悲哀好像灰燼一樣由歌聲落到了心靈上。

更悲哀地聽着人們輕聲地隨意暢談的話，——這些人們沉思着生活，每個人都說着自己的遭遇，幾乎是彼此都沒有聽到過的。他們在叢林下坐着或躺着，吸着煙捲，稀少地——不是食杯地——喝着伏特加酒和啤酒，沿着想到的道路向後走到一個什麼地方去。

「呵，我碰到過這麼一回事。」被夜的黑暗緊壓到了地上的某人說。

聽到講故事的時候，人們都同意：

「也有着這樣，一切都有……」

「有過」，「有着」，「有了」，我聽着這樣說的時候，使我覺得，在這一夜裏人們都好像走到

了自己生命的最後的時刻，——一切都已經有過，將來什麼也不能再有！

這使我避開了巴式庚和特魯索夫，但我仍然喜歡他們，根據我所經歷的全部邏輯，如果我和他們同路的話，這是十分自然的。上進，開始學習的希望是遭到了侮辱的，這也推使我和他們接近。在飢餓、嫌恨、憂鬱的時候，我覺得自己不僅對於違反「神聖財產制度」的犯罪是十分有能力的。然而，青年時代的浪漫主義却阻礙了我，使我避開了這條我命中註定了要走的道路。除人道主義的伯列特·加爾特的和俗流的小說以外，我已經讀過不少正正經經的書，這些書籍，鼓勵我憧憬着某種不明瞭的、但比我看見過的一切事物更加重要的東西。

同時，我又誕生了新的相知、新的印象。在和耶拿倫諾夫的宿舍并列的空場上，聚集有許多中學生在玩「攻城」的遊戲，我被他們中間一個叫做古利·潑列特涅夫的中學生所迷惑。他的面貌是淺黑色的，有着和日本人一樣的黑色的頭髮，臉上有着小的斑點，很像撒滿了的火藥，遊戲的時候是永遠快樂的、敏捷的，談話的時候是聰明伶俐的，他充滿了各種各樣天才的萌芽。而且，他也和幾乎所有的天才的俄羅斯人一樣，憑藉自然賦給他的天資生活着，不努力加強並發展這些天賦。他具有對於音樂的銳敏的聽覺和偉大的鑑賞能力，愛好音樂，並且和藝人一樣彈着希伯來琴、三絃琴和手風琴，却不想去熟習更高雅的和更困難的樂器。他是貧窮的，穿得很壞，但他的勇敢、強健身體的活潑動作、大大方方的姿式，却是和這些東西很適合的：破的破爛的汗衫，有着補綻的樣子，破了幾個洞的走穿

了底的皮鞋。

他好像一個久經重病以後剛剛站立起來的人，或好像昨天剛從獄中釋放的黑犯，生活中的一切，在他看來都是新穎的、愉快的，一切事物都在他身上激起了興高彩烈的快樂，他如同火箭般的小鬼頭一樣在地上跳躍着。

他知道了我是怎樣困難並可怕地生活着的時候，就提議要我和他住在一起，並準備去担任鄉村教師。我就像這樣住在奇怪的、快樂的貧民窟——馬魯索夫克了，的確，這個貧民窟是不只一代的喀山大學生所熱悉的。這是位在勒伯諾拉德街上的一幢半破敗的大屋子，彷彿是這些人由牠的所有者手中把牠奪取了的：餓着肚子的大學生、娼妓、某些和幽靈一樣在自我毀滅的人。潑列特涅夫住在欄樓扶梯下的走廊上，這裏放着他的床鋪，走廊的末端靠近窗戶的地方，放着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，這就是所有的一切。有三扇門通到走廊上，兩扇門裏是住着妓女，第三扇門裏是住着一個患肺病的數學家，他是教會學校的學生出身，是一個高高的、瘦瘦的、幾乎成了可怕的樣子的人，長滿着栗色的硬毛，污穢的爛衣服也幾乎不能把牠遮蓋着；爛衣服上破了一個洞，令人恐怖地看得到發青的皮膚和瘦削的肋骨。

他吃的東西，似乎只有自己的腳趾甲，把牠們嚙到流血為止，他日以繼夜地都在畫着、計算着什麼東西，不斷地發出微弱的咳嗽聲。妓女們都怕他，認為他是一個精神錯亂的人，然而，因為憐憫

他，却又把麵包、茶和糖放到他的門口去，他從地板上把這些小包裏檢起來，並且一一收受了，同時如同疲勞不堪的馬一樣喘着。如果她們忘記了或因某種原因而不能把自己的贈品送給他的時候，他就把房門打開，在走廊上嗚聲嗚氣地喊：

「麵包！」

在他的陷在黑眼圈中的眼睛裏，閃耀着那種慶幸自己偉大的意識的狂人的傲慢。有一個矮小的駝背的殘廢人常常到他那裏去，這個人跳着一隻腳，在腫起的鼻子上戴着一副很深的眼鏡，斑白的頭髮，在腐蝕者般的黃面孔上現着狡猾的微笑。他們緊緊地掩着房門，異常肅靜地沉默着坐上幾個鐘頭。僅僅有過一次，在深夜裏，數學家嗚聲嗚氣的激怒的喊叫把我驚醒了：

「但我要說，這是監獄！幾何學是一隻囚籠，是的！一隻捕鼠器，是的，一座監獄！」

駝背的殘廢人在格格地笑着，多次反反覆復地說着一些奇怪的話，數學家却突然大聲叫道：

「碰到鬼！滾蛋！」

當他的客人走到了走廊上的時候，就聽見悉悉索索響着，用寬幅的亂七八糟的布片裹着，這是數學家，他站在門檻上，是長長的、令人可怕的，用自己的手指梳拂着頭上的亂髮，嗚聲嗚氣地說：

「愛孕克里德，你是一個蠢東西，蠢——蠢東西……我證明了，上帝是比希臘人更聰明的！」
他用這樣大的力把房門關上了：在他的房間裏，有什麼東西跟着關門的響聲倒塌了。

不久我就知道了，這個人希望由數學出發來證明上帝存在，然而，在他還沒有做好這事以前，他就死去了。

發列特涅夫在印刷所裏做工，担任報紙晚班的校對員，每夜賺得十一個戈比的工資，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話，那末我們就這樣地生活着：一晝夜消費四磅麵包、兩個戈比的茶葉、三個戈比的糖。我却沒有充分的時間去做工，因為我還需要學習。我克服了有着極大的困難的科學，奇形怪狀地窄狹的、生硬的格式的文法，尤其迫苦了我，我完全不會把活的和困難的、隨意並且圓熟的俄羅斯語填入文法的格式中。但，不久我就很愉快，好像我「過早」開始學會了，甚至考取了鄉村教師，因為年齡的關係沒有得到位置。

發列特涅夫和我，同睡在一張床鋪上，我夜晚睡覺，他白天睡覺。他戴着夜晚沒有睡覺的、臉上仍是朦朧的和炎紅的眼睛，早晨來了以後，我馬上就跑到酒食店裏去提些開水，誠然，水火爐我們是沒有的。以後，我們就靠着窗戶坐着，喝茶，帶着吃麵包。古利·發列特涅夫把報上的新聞講給我聽，談着酒鬼小品作者的滑稽詩紅色的舞衣，他對生活的諧謔態度，使我驚嘆，我覺得他對生活的態度，是和對那個胖臉的婆娘加爾金娜一樣的，她是賣女人舊服裝的女商人和媒婆。

他由這個婆娘那裏租得樓梯下面的一個角落，但他絲毫沒有付過房錢，他用快樂的談話、手風琴的演奏、感動人的歌聲來償付了；當他——次高音的歌手——唱着歌曲的時候，他的眼睛裏就閃耀着